

問世間情是何物： 夏宇〈甜蜜的復仇〉試析，兼略論「愛」和「恨」的關係¹

羅奇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摘要

本文從句法結構、修辭運用、文學手法、審美方式、心理現象、概念隱喻等方面對夏宇的短詩〈甜蜜的復仇〉詳加分析。本文認為，詩題「甜蜜的復仇」運用了矛盾修飾法，耐人咀嚼之餘，又有歧解：其一，為定中結構，表達「復仇」的結果令人「甜蜜」；其二，為狀中結構，相當於「甜蜜地復仇」，表達「復仇」的過程同樣使人「甜蜜」。此兩解分別對應第二節（即「老的時候／下酒」）和第一節（即「把你的影子加點鹽／醃起來／風乾」）的詩意，十分巧妙。本詩中「你的影子」兼有「你」的化身、「我」（即復仇者）的良伴這兩重角色。「我」對「你的影子」施加酷刑（「加點鹽／醃起來／風乾」），進行「復仇」，是以虛（即「影子」）代實（即「你」），可以讓「我」和「你」之間添加審美距離，減少利害關係，仇恨得以消滅。而「我」以「你的影子」這「食物」來「下酒」（飲酒食菜），除了旨在復仇，也透過「情人是食物」這個概念隱喻，以及「可愛侵犯」之舉，來表達佔有身心、喜愛、思念等情感，令「復仇」變得「甜蜜」。總而言之，「我」因「愛」中生「恨」而「復仇」，「復仇」的過程和結果又化「恨」為「愛」，令「甜蜜」油然而生。此外，本文亦指出，「愛」和「恨」並非絕然相斥，而是往往交織在一起，又互為表裏：「愛」中有「恨」，「恨」中有「愛」。

關鍵詞：矛盾修飾法、移情作用、審美距離、概念隱喻「情人是食物」、可愛侵犯

¹ 拙稿原是本人講授「修辭學」課的課堂講義，增訂初稿曾寄請張洪年、樊善標、陳煒舜三位老師審閱，謹致謝忱。林彥廷老師為編務勞心勞力，克盡厥職，亦申謝意。文中錯漏，一概由本人負責。

一

1980 年，臺灣詩人夏宇寫過一首短詩〈甜蜜的復仇〉，只有兩節五句凡 19 字，卻言簡意賅，耐人尋味。請看：

把你的影子加點鹽
醃起來
風乾
老的時候
下酒²

整首詩全用短句，節奏明快，又注重韻律，如第一節「點、鹽」疊韻，³「鹽、醃」聲韻俱同，「鹽、乾」隔句相押，⁴第二節「候、酒」亦鄰句互協，⁵讀起來朗朗上口。

古人有謂「《詩》無達詁」⁶，這首詩究竟要表達什麼意旨，或許也是言人人殊。以下試從句法結構、修辭運用、文學手法、審美方式、心理現象、概念隱喻等方面詳加分析。

二

詩題「甜蜜的復仇」，很值得玩味。按照常情理解，「甜蜜」和「復仇」是矛盾的：感到「甜蜜」就不需「復仇」；反之亦然，要「復仇」，自然不應感到「甜蜜」。可是，本詩卻運用矛盾修飾法（oxymoron）⁷，偏偏將兩者結合起來，說「甜蜜的復仇」，一如「聰明笨伯」（a wise

² 夏宇著：《備忘錄》（臺北：出版社不詳，1987 年），頁 33。

³ 根據《漢語拼音方案》，「點」音 dian，「鹽」音 yan，二字的韻母似乎不同，其實不然。《漢語拼音方案》規定，「i 行的韻母，前面沒有聲母的時候，寫成 yi（衣），ya（呀），ye（耶），yao（腰），you（憂），yan（煙），yin（因），yang（央），ying（英），yong（雍）。」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擬訂：《漢語拼音方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頁 3。因此，「鹽」字標作 yan，實為 ian，與「點」疊韻。此外，「點、鹽」的韻母，國語注音符號都標為一ㄢ，也可證二字疊韻。

⁴ 「鹽」和「乾」二字的韻母，普通話／國語今讀分別為 ian[i^ㄣn] 和 an[an]，其韻腹一為[^ㄣ]，一為[a]，略有不同，但音近仍可以通押。1947 年，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訂的《中華新韻》把「鹽」和「乾」歸為「十四寒」。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訂：《中華新韻》（上海：正中書局，1947 年），頁 103、106；2011 年，趙京戰編著的《中華新韻》亦歸為「八寒」，可證。見趙京戰編著：《中華新韻》（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26、29。而從音位（phoneme）的角度分析，[a] 出現在韻尾[-i]和[-n]之前（即[ai]、[an]），[^ㄣ]出現在韻頭[i-]和韻尾[-n]之間（即[i^ㄣn]），可見兩者出現的語音環境是互補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可以歸併為一個音位。《中華新韻》將「鹽」和「乾」列為同韻，是有學理依據的。此外，「鹽」的韻腹[^ㄣ]與第二句「來」的韻腹[a]也是相近，「乾」和「來」的韻腹則俱為[a]，可見「鹽、來、乾」三字音韻同樣自相諧協。

⁵ 《漢語拼音方案》把「候」的韻母標為-ou，「酒」的韻母標為-iu，兩者似乎有別，其實相同。《漢語拼音方案》第 5 項說明：「iou，uei，uen 前面加聲母的時候，寫成：iu，ui，un。例如 niu（牛），gui（歸），lun（論）。」（《漢語拼音方案》，頁 3。），可見-iu 是-iou 的省寫。因此，國語注音符號把「喉、酒」的韻基（即韻腹+韻尾）-ou，都用ㄠ標示，也可證二字韻基相同，可以相押。

⁶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見【漢】董仲舒著；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95。

⁷ 張錯《西方文學術語手冊》「oxymoron 矛盾修飾法」條指出：「把兩個毫無不相干的矛盾字詞併在一起，產生吊詭（paradox），修辭學就叫矛盾修飾法。」見張錯：《西方文學術語手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年），頁 245。

fool)、「殘酷的仁慈」(cruel kindness)、「行尸走肉」⁸、「甜蜜的傷心」⁹、「甜蜜的憂愁」¹⁰、「美麗的錯誤」¹¹ 那般，實在耐人咀嚼。

細加分析，可見「甜蜜的復仇」的「的」字是有歧義 (ambiguity) 的，令「甜蜜的復仇」也有兩種理解：

其一，「的」是定語標記，和「美麗的校園」的「的」用法相同。現代漢語最典型的定中結構，其中心語應是名詞，但夏宇的詩作卻經常以謂詞（包括動詞、形容詞）作中心語。例如：

(1) 我將展開／千尋萬尋的狂野與溫柔／陷你於／無底的沉沒。(夏宇〈南瓜載我來的〉)¹²

(2) 「她將要接受／與幸福等量的制裁。」(夏宇〈南瓜載我來的〉)¹³

(3) 十字路口／全市的橡皮艇因為／紅綠燈失靈／造成空前的混亂。(夏宇〈南瓜載我來的〉)¹⁴

例 (1) 的「狂野」、「溫柔」和例 (3) 的「混亂」都是形容詞，¹⁵ 例 (1) 的「沉沒」、例 (2) 的「制裁」和〈甜蜜的復仇〉的「復仇」都是動詞。¹⁶ 在夏宇筆下，這些謂詞全用作定中結構的中心語。因此，「甜蜜的復仇」可以理解為定中結構，表達這「復仇」是「甜蜜」的，側重說「復仇」的結果令人感到「甜蜜」（以下稱「理解一」）。

其二，「的」是狀語標記，相當於「快樂地唱歌」的「地」。現代漢語的結構助詞「的」、「地」、「得」（指「做得完」的「得」）分別是定語標記、狀語標記和補語標記，各司其職，但在近代漢語，這三個詞的用法卻錯綜交疊，如《紅樓夢》經常通用「的」兼表「地」、「得」的用法。請看：

(4) 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的回轉來。(清·曹雪芹《紅樓夢》第 5 回)¹⁷

⁸ 晉·王嘉《拾遺記》卷六：「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見【晉】王嘉撰；【梁】蕭琦錄；齊治平校注：《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56。臧克家〈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也有類近的說法：「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見臧克家著：《臧克家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年），頁 294。

⁹ 朱自清〈別〉：「他細味他倆最近的幾頁可愛的歷史。想一節傷一回心，但他寧願這樣甜蜜的傷心。」見朱自清著；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4 卷，頁 23。

¹⁰ 徐志摩〈沙揚娜拉一首——贈日本女郎〉：「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那一聲珍重裡有甜蜜的憂愁——／沙揚娜拉！」見徐志摩著；蔣復璁、梁實秋編：《徐志摩全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年）第 2 卷，頁 3。按：「沙揚娜拉」即再見，為日語さようなら (sayonara) 的音譯。又，張一一《我不是人渣》第 19 章：「顏如玉離開後的那段時間裡，我真正知道了什麼叫『思念』。那思念裡有美麗的壓抑和甜蜜的憂愁，幸福而惶恐。」見張一一著：《我不是人渣》（北京：長江出版社，2005 年），頁 184。其中，「美麗的壓抑」、「幸福而惶恐」也是矛盾語。

¹¹ 鄭愁予〈錯誤〉：「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見鄭愁予著：《鄭愁予的詩：不惑年代選集》（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 年），頁 5。

¹² 夏宇著：《備忘錄》，頁 52。

¹³ 同前註，頁 57。

¹⁴ 同前註，頁 66。

¹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第 7 版），頁 761、1370、589。

¹⁶ 同前註，頁 160、1688、409。

¹⁷ 【清】曹雪芹著；無名氏續；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年，

例(4)「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即「氣得獨在房中垂淚」，「的」相當於「得」；「漸漸的回轉來」就是「漸漸地回轉來」，「的」相當於「地」。由於這三個詞國語／普通話都讀輕聲·ㄉㄛ／·de，於是有些人在書面上仍不區分「的」、「地」，而以「的」兼表「地」的用法。這在現代作家筆下，依然十分常見。例如：

(5) 有時過渡的是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轎，翠翠必爭看作渡船夫，站在船頭，懶懶的攀引纜索，讓船緩緩的過去。(沈從文《邊城》第二節)¹⁸

(6) 余教授頗為落寞的歎了一口氣，定定的注視著吳柱國。(白先勇〈冬夜〉)¹⁹

下文所引張曉風〈只因為年輕啊〉，其中「這時候，對方定定的看著你」、「對方愣愣的呆望著你」兩句也是如此，「的」都相當於「地」。夏宇的詩作也經常以「的」代替「地」。例如：

(7) 住在小鎮／當國文老師／有一個辦公桌／道德式微的校園／用毛筆改作文：／「時代的巨輪／不停的轉動……」(夏宇〈一生〉)²⁰

(8) 我思考睡眠／當我／像一把鋸子一樣的醒過來。(夏宇〈鋸子〉)²¹

(9) 他嘲諷的說／他們擁有一個偉大的電影外景隊／在廣大的土地上漫遊／記錄、成長／即興的取景／自由的剪接／曲折的路／筆直的／哀傷。(夏宇〈蜉蝣〉)²²

因此，「甜蜜的復仇」也可以理解為狀中結構「甜蜜地復仇」，表達「甜蜜地」進行「復仇」大計，側重說「復仇」的過程是「甜蜜」的（以下稱「理解二」）。

作者運用擬物手法，將「你的影子」比擬作菜、魚、豬肉，以至花生之類食物（第五句說「你的影子」是用來「下酒」的，可證²³），然後在此食物上「加點鹽」。這一為調味，給第五句的「下酒」鋪墊，二為把此食物「醃起來」，以收殺菌之效，三為進行「復仇」。「加點鹽／醃起來」殺菌後，還要「風乾」，既旨在防腐，同樣也是「復仇」的手段。第四句「老的時候」正好說明，經過殺菌防腐處理（「加點鹽／醃起來／風乾」）後，此食物便可保存較長的時間，甚至保存到自己（即詩中省略了的復仇者「我」）的晚年。在中國文學傳統裏，「影子」往往是人的化身，²⁴ 所以人「顧影」如同「窺鏡」，可以看到自己的狀況而「自媚」、「自憐」。

第3版)上冊，頁69。

¹⁸ 沈從文著：《沈從文精選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頁84。

¹⁹ 白先勇著；白先勇、葉佩霞譯：《臺北人（中英對照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11。

²⁰ 夏宇著：《備忘錄》，頁120。

²¹ 同前註，頁155。

²² 同前註，頁170。又按，從詩意理解，「即興的取景／自由的剪接」所「取景」、「剪接」的內容就是「曲折的路」和「筆直的哀傷」，「即興的取景／自由的剪接」宜理解為「即興地取景／自由地剪接」。

²³ 譚永祥《修辭精品六十格》指出：「比擬可以把物比作人（引者按，即「擬人」），把人比作物（引者按，即「擬物」）；〔……〕比擬有本體、擬體和比擬詞（即適用於擬體的詞語），凡是只出現本體和比擬詞的，就是比擬，比擬中的擬體絕不容許出現，一出現就馬上產生質變，成了比喻。」見譚永祥著：《修辭精品六十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31-132。本詩只出現了本體「你的影子」和比擬詞「加點鹽」、「醃起來」、「風乾」，而擬體「菜、魚、豬肉，以至花生之類食物」則沒有出現，符合比擬的特點。

²⁴ 若沒有特別說明，本文所說的「影」、「影子」都是指人影而言的。

²⁵，甚至於「自慙」²⁶、「自悼」²⁷。因此，「你的影子」也就借代為「你」本人，在「你的影子」上「加點鹽」、「醃起來」、「風乾」，就是對「你」施以「復仇」的行為。人被鹽所醃，再風乾，本來就十分痛苦，²⁸ 更何況這酷刑還要持續到「老的時候」，十分漫長，並且在「下酒」時，被「我」反覆咬齧、咀嚼，然後和著酒咕嚕一聲吞掉。由此可見，此「復仇」行為十分凶狠惡毒，無異於《西遊記》第二回裏菩提祖師警告孫悟空「不許說是我的徒弟」，否則「把你這猢猻剝皮挫骨，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教你萬劫不得翻身！」之舉，²⁹ 同樣叫人心寒。遙想當年，岳飛「怒髮衝冠」、「仰天長嘯」之時，誓言要「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滿江紅·怒髮衝冠〉），如此才能一雪「靖康恥」，二滅「臣子恨」³⁰，報復大仇，與本詩中「我」的「下酒」復仇行為異代同符，遙相呼應。據此而論之，「我」對「你」懷有深仇大恨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則，這既然都在寫「復仇」，有「恨」無「愛」，何「甜蜜」之有？這裏不妨宕開一筆，先探究一下「愛」和「恨」的關係，再回看〈甜蜜的復仇〉，解答這個問題。

三

張曉風〈只因為年輕啊〉的第一節「愛——恨」說：

小說課上，正講著小說，我停下來發問：

「愛的反面是什麼？」

「恨！」

大約因為對答案很有把握，他們回答得很快而且大聲，神情明亮愉悅，此刻如果教室外面走過一個不懂中國話的老外，隨他猜一百次也猜不出他們唱歌般快樂的聲音竟在說一個「恨」字。

我環顧教室，心裡浩嘆，只因為年輕啊，只因為太年輕啊，我放下書，說：

「這樣說吧，譬如說你現在正談戀愛，然後呢？就分手了，過了五十年，你七十歲了，有一天，黃昏散步，冤家路窄，你們又碰到一起了，這時候，對方定定的看著你，說：

『X X X，我恨你！』

如果情節是這樣的，那麼，你應該慶幸，居然被別人痛恨了半個世紀，恨也是一種很容易疲倦的情感，要有人恨你五十年也不簡單，怕就怕在當時你走過去說：

『X X X，還認得我嗎？』

對方愣愣的呆望著你說：

『啊，有點面熟，你貴姓？』

全班學生都笑起來，大概想像中那場面太滑稽太尷尬吧？

²⁵ 南朝梁·張率〈繡賦〉：「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媚，窺鏡自憐。」見【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全梁文〉卷54，頁3269。其中「顧影」和「窺鏡」，「自媚」和「自憐」，皆互文見義。又，晉·陸機〈又赴洛道中二首〉其一：「佇立望故鄉，顧影懷自憐。」見【晉】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41。

²⁶ 唐·杜牧〈寓言〉：「暖風遲日柳初含，顧影看身又自慙。何事明朝獨惆悵，杏花時節在江南。」見【唐】杜牧著；朱碧蓮選注：《杜牧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87。

²⁷ 南宋·陸游〈與趙都大啟〉：「歲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陸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9冊，頁212。

²⁸ 要用鹽把某食物醃起來，必須把鹽塗遍此食物才有效，可見「我」是對「你（的影子）」全身施加酷刑，而非局部。此外，「風乾」是指讓風吹乾「你（的影子）」，不留水分，那麼把「你（的影子）」懸掛起來風乾，效果自然最佳。因此，「你（的影子）」這「食物」全身給鹽所醃，並掛在當風處吹乾，其痛楚程度可想而知。

²⁹ 【明】吳承恩著：《西遊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2版）上冊，頁22。

³⁰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冊，頁1246。

「所以說，愛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

笑罷的學生能聽得進結論嗎？——只因為太年輕啊，愛和恨是那麼容易說得清楚的一個字嗎？³¹

張曉風說，「愛的反面」是「漠然」，並不是「恨」³²，而且「愛恨」密不可分，儼如一字，不容易說得清楚。揆之世情，確是如此。請看金庸《倚天屠龍記》裏趙敏如何對張無忌因「愛」成「恨」，「恨」中卻有「愛」：

（10）張無忌對這些愚民之言也無意多聽，信步之間，越走越是靜僻，驀地抬頭，竟到了那日與趙敏會飲的小酒店門外。他心中一驚：「怎地無意之間，又來到此處？我心中對趙姑娘竟是如此撇不開、放不下嗎？」只見店門半掩，門內靜悄悄地，似乎並無酒客。他稍一遲疑，推門走進，見櫃台邊一名店伴伏在桌上打盹。走進內堂，但見角落裡那張方桌上點著一枝明滅不定的蠟燭，桌旁朝內坐著一人。這張方桌正是他和趙敏兩次飲酒的所在，除了這位酒客之外，店堂內更無旁人。

那人聽到腳步聲，霍地站起，燭影搖晃，映在那人臉上，竟然便是趙敏。

她和張無忌都沒料到居然會在此地相見，不禁都「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趙敏低聲道：「你……你怎麼會來？」語聲顫抖，顯是心中極為激動。張無忌道：「我閒步經過，便進來瞧瞧，哪知道……」走到桌邊，見她對面另有一副杯筷，問道：「還有人來麼？」趙敏臉上一紅，道：「沒有了。前兩次我跟你在這裡飲酒，你坐在我對面，因此……因此我叫店小二仍是多放一副杯筷。」

張無忌心中感激，見桌上的四碟酒菜，便和第一次趙敏約他來飲酒時一般無異，心底體會到了她一番柔情深意，不由得伸出手去握住了她雙手，顫聲道：「趙姑娘！」趙敏黯然道：「只恨，只恨我生在蒙古王家，做了你的對頭……」

突然之間，窗外「嘿嘿」兩聲冷笑，一物飛了進來，拍的一聲，打滅了燭火，店堂中登時漆黑一團。張無忌和趙敏聽到這冷笑之聲，都知是周芷若所發，一時徬徨失措。耳聽得屋頂腳步聲細碎，周芷若如一陣風般去了。

趙敏低聲道：「你和她已有白首之約，是嗎？」張無忌道：「是，我原不該瞞你。」趙敏道：「那日我在樹後，聽到你跟她這般甜言蜜語，恨不得立時死了，恨不得自己從來沒生在這世上。那日我冷笑兩聲，她一報還一報，也來冷笑兩聲。可是……可是你卻沒跟我說過半句教我歡喜的話兒。」

張無忌心下歉仄，道：「趙姑娘，我不該到這兒來，不該再和你相見。我心已有所屬，決不應再惹你煩惱。你是金枝玉葉之身，從此將我這個山村野夫忘記了罷。」

趙敏拿起他手來，撫著他手背上的疤痕，輕聲道：「這是我咬傷你的，你武功再高，醫道再精，也已去不了這個傷疤。你自己手背上的傷疤也去不了，能除去我心上的傷疤麼？」雙臂摟住他的頭頸，在他唇上深深一吻。

張無忌但覺櫻唇柔軟，幽香撲鼻，一陣意亂情迷。突然間趙敏用力一口，將他上唇咬得出血，跟著在他的肩頭一推，反身竄出窗子，叫道：「你這小淫賊，我恨你，我恨你！」

（金庸《倚天屠龍記》第34回）³³

從這段文字可見，張無忌和趙敏情投意合，早已互生情愫，心期暗許。張無忌雖和周芷若已有

³¹ 張曉風著：《從你美麗的流域》（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年），頁74-76。

³² 請注意，張曉風說的是「愛的反面」，而非「愛的反義詞」，前者是從人情的角度判斷，後者則純粹說語義的對立。從語義上看，「愛的反義詞」固然是「恨」，但揆之人情，則「愛的反面」不見得是「恨」，因為人在「恨」之時，往往是「恨」中有「愛」的。請參下文的分析。

³³ 金庸著：《倚天屠龍記》（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初版修訂本）第4冊，頁1381-1383。

「白首之約」，但對趙敏始終「撇不開、放不下」，念念不忘，所以「無意之間」就「閒步」走到和趙敏「兩次飲酒」的小酒店。他們隨心而往，不期而遇，正是「要相逢，得相逢，須信靈犀，中自有心通。」（宋·向子諲〈梅花引（戲代李師明作）·花如頰〉）³⁴，也是法國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Beauvoir）所謂「有意義的相見」³⁵，所以皆喜出望外，異常激動。趙敏仍舊坐在上兩次與張無忌飲酒的那張方桌旁，與岩井俊二電影《情書》（日語：ラブレター，英語 Love Letter，1995）中渡邊博子總選初次和未婚夫藤井樹相見時那個位子而坐，³⁶ 同樣用情專一，忠貞不二。方桌上又依舊「四碟酒菜」，「多放一副杯筷」，一如初會，這樣趙敏便可睹物思人（張無忌），人不在而猶在，更是「酒深情亦深」（五代·韋莊〈菩薩蠻·勸君今夜須沉醉〉）的表現。³⁷ 而張無忌「心底體會到了她一番柔情深意，不由得伸出手去握住了她雙手」，這似乎有違「男女授受不親」的禮儀，難免冒犯，但與趙敏「拿起他手來，撫著他手背上的疤痕」、「雙臂摟住他的頭頸，在他唇上深深一吻」相比，此舉不過是「發乎情、止乎禮儀」，對趙敏這個並未深受中原禮教影響的蒙古女子而言，顯然無足輕重，不以為意。因此，趙敏斥罵張無忌為「你這小淫賊」，如此遣詞造句，看似怒不可遏，肆言詈辱，其實是另有內情，饒有深意的，與張無忌「握住了她雙手」無關。毫無疑問，「小淫賊」是貶義詞，「你這……」也是貶義結構。³⁸ 例如，張無忌與周芷若訂婚後，對周芷若一往情深的宋青書悵然若失，冒充丐幫幫主史火龍的劉敖為了籠絡人心，拉攏宋青書加盟，便承諾為他搶回周芷若，更以「小淫賊」辱罵張無忌。³⁹ 請看：

（11）史火龍突然大叫：「張無忌你這小淫賊，快快下來！」想伸手去扳他腿，苦於後頸經脈被拿，半點勁道也使不出來。張無忌聽他當著婦道人家的面斥罵自己為「小淫賊」，又羞又怒，左手一股內力從他後頸透了過去。史火龍全身酸麻難當，忍不住大聲：「啊

³⁴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2冊，頁969。

³⁵ 1950年9月30日，法國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Beauvoir）給情人艾格林（Nelson Algren）寫信（標號為「信192」），說：「我還是希望有朝一日再見到你。我願意，我需要見你。但是，請你記住，我決不會求你，不是出於自尊，而是因為如果你不願意，我們的見面將毫無意義，因此我將等待。」見（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樓小燕、高凌瀚譯：《越洋情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下冊，頁463。

³⁶ 見於岩井俊二編劇、執導的電影《情書》30分41-46秒片段中秋葉的話：「你（引者按，指渡邊博子）總是坐在那個位子上，我和他（引者按，指藤井樹）第一次跟你見面的時候，你也是坐那個位子。」請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8f5z5xOTM>（2024年10月7日瀏覽）。又按，根據小說版《情書》第七章，渡邊博子和藤井樹初次相見，是在美術大學展覽會的出口處，而非餐廳。後來，秋葉才相約渡邊博子、藤井樹、真澄在餐廳見面。詳見（日）岩井俊二著；穆曉芳譯：《情書》（海口：南海出版社，2009年），頁117-119。

³⁷ 【五代】韋莊著；聶安福箋注：《韋莊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14。

³⁸ 朱光潛《談文學·咬文嚼字》曾徵引《水滸傳》中楊雄醉罵潘巧雲的話：「你這賤人，你這淫婦！你這你這大蟲口裏流涎！你這你這……」等例論證「你這……」是貶義結構。請參朱光潛著：《談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58-59。這裏不妨再補充一例。「你這……」為貶義結構，用於罵人，唐五代時期已見用例，如《五燈會元》卷四載唐代睦州禪師陳尊宿（諱道明）和某僧的對話：「問僧：『甚處來？』曰：『瀏陽。』師（引者按：指陳尊宿）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遍地無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拄杖打曰：『這念言語漢！』」見【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冊，頁231。禪宗主張「不立文字」，認為語言文字不但無助於表達禪理，反而容易使人墮入「語言障」，所以禪師都不會以語言直接表達禪理。因此，余光中〈沙田山居〉說「山是禪機深藏的高僧，輕易不開口。」收入余光中編：《文學的沙田》（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82年，第2版），頁10。陳尊宿的話「這念言語漢！」（「這」前省略主語「你」），是責罵那個僧人只記住了「老宿」說過的話「遍地無行路」，而不明白他說這話的用意，顯然墮入了「語言障」，所以要「拈拄杖打」之。

³⁹ 張無忌被罵為「淫賊」，始於峨嵋派掌門滅絕師太之口。《倚天屠龍記》第31回提到，張無忌被丐幫眾人罵為「小淫賊」，「只氣得混身發顫，他迄今仍是童子之身，但自峨嵋派滅絕師太起，口口聲聲罵他是淫賊的，已數也數不清了，當真是有冤無處訴。」見金庸著：《倚天屠龍記》，第4冊，頁1290。

哟，啊哟」的呻吟起來。（《倚天屠龍記》第33回）⁴⁰

張無忌被冒牌「史火龍」罵為「你這小淫賊」，不禁惱羞成怒，運功反擊。有趣的是，同樣是「你這小淫賊」一語，出自趙敏之口，卻是貶作褒用，語帶調皮，打情罵俏之餘，更顯親暱，聽在張無忌耳裏便是「如訴如慕」、「嬌媚無限」，於是「心中一蕩」，直想「一生和她長相廝守」，正是「打是疼，罵是愛」的最佳例證。請看：

（12）趙敏將嘴湊到張無忌耳邊，輕輕說道：「你這該死的小淫賊！」
這一句話似嗔似怒，如訴如慕，說來嬌媚無限，張無忌只聽得心中一蕩，霎時間意亂情迷，極是煩惱：「倘若她並非如此奸詐險毒，害死我的表妹，我定當一生和她長相廝守，甚麼也不顧得了。」（《倚天屠龍記》第31回）⁴¹

這就像「冤家」本是表「仇人」義的貶義詞，世人卻經常貶作褒用，⁴² 用作對情人（例13）或似恨實愛者（例14）的昵稱。例如：

（13）我去時，他不蘇分說，一把抱住，道：「小冤家！莫說他愛你，我也愛你！〔……〕。」
（明·夢覺道人、西湖浪子輯《三刻拍案驚奇》第29回）⁴³

（14）那賈母〔……〕急得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哪世裏的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清·曹雪芹《紅樓夢》第29回）⁴⁴

張無忌和趙敏年紀輕輕，卻一為明教教主，一為蒙古郡主（封號為「紹敏郡主」），本來就是一對有家仇國恨的小「冤家」，可是天意弄人或是天有好生之德，又讓他們情投意合，配成一對「小冤家」、「俏冤家」，正好應了俗語所說「不是冤家不聚頭」。趙敏對張無忌說「你這小淫賊」（第34回），一方面是責罵他與周芷若有「白首之約」，用意與丐幫眾人所說類近，另一方面又與例（12）中她說「你這該死的小淫賊」（第31回）的言外之意相若，其實是情話。趙敏「我恨你，我恨你」一語，反覆嗟嘆，語極憤痛，固然既是恨張忌與周芷若已有「白首之約」，辜負了自己；亦是恨張無忌是明教教主，做了自己（蒙古郡主）的對頭；更是賭氣，恨張無忌「沒跟我說過半句教我歡喜的話兒」，但趙敏如此這般之「恨」，張無忌顯然都源於她對張無忌的「愛」。她說，「聽到你跟她（引者按，指周芷若）這般甜言蜜語，恨不得立時死了，恨不得自己從來沒生在這世上」，不正是「愛之深，妒之切」的表現嗎？⁴⁵ 因此，趙敏對張無忌之「恨」是與「愛」交織在一起，又互為表裏的：「愛」中有「恨」，「恨」中有「愛」。總之，趙敏對張無忌

⁴⁰ 同前註，頁1350。

⁴¹ 同前註，頁1291。

⁴² 香港粵語也常見貶作褒用之例。例如，「衰」、「傻」、「鬼」本是貶義詞，「豬」作為動物名字，雖是中性詞，但其隱含意義（connotative meaning）是「愚笨」、「懶惰」等，如「不怕狼一般的對手，只怕豬一般的隊友」，也不為人所喜歡。有趣的是，夫妻之間可以分別用「衰婆」、「衰佬／衰公」互稱，以示親暱；情人之間互稱或者父母稱呼子女，若選用「傻豬」、「豬豬」、「傻豬豬」，則更顯親密；朋友之間經常用「衰鬼」互稱，可增進感情。從這些例子可見，這樣貶作褒用是有條件的，就是交際雙方必須是感情親近者，如父母子女、夫妻、情人（如張愛忌、趙敏）、朋友之間，否則貶義詞就只是罵人話語，所以「史火龍」以「小淫賊」罵張無忌，毫無親近可言，只會令張無忌「又羞又怒」，運功反擊。

⁴³ 【明】夢覺道人、西湖浪子輯：《三刻拍案驚奇》，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古本小說集成》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下冊，頁1038-1039。

⁴⁴ 【清】曹雪芹著；無名氏續；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頁404。

⁴⁵ 《中國俗語大辭典》如此訓釋「愛之深，妒之切」，可證「妒」源於「愛」：「愛得越深，嫉妒心就越強。專指男女間越是愛情濃烈，排他的意念就越重。陳青雲《浪子神鷹》七章：「俗語『愛之深，妒之切』。愛與妒，是男女感情的產物，如一物兩面，沒有愛便不會產生妒。」見溫端政主編：《中國俗語大辭典（普及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頁5。

一往情深，又愛得痛心。1978 年，鄭少秋主唱的電視劇《倚天屠龍記》主題曲，歌詞出自黃霑手筆，描寫張無忌和趙敏的愛恨情仇，正是強調「情仇兩不分 愛中偏有恨 恩怨同重」。請看：

（15）情義繞心中有幾多重 仇恨又卻是誰所種
情仇兩不分 愛中偏有恨 恩怨同重
 忘情棄愛世上有真英雄 常人只許讓愛恨纏心中
難忘你恩深 我偏偏有恨 相思難共
 情如天 萬里廣闊 仇如海 百般洶湧
 要共對亦難 分也不可 愛恨填胸⁴⁶

其實，「愛」之與「恨」交織在一起，又互為表裏，不獨趙敏對張無忌是如此，世人也是心同此理。請看俗語所謂「恨鐵不成鋼」，以及詩詞「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唐·白居易〈長恨歌〉）⁴⁷、「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宋·歐陽修〈玉樓春二十九首其四·尊前擬把歸期說〉）⁴⁸ 諸句，當中「恨」的語意不論是「悔恨」，還是「怨恨」，都是「恨」中有「愛」，「愛」中有「恨」的，也在在說明「愛」和「恨」總是交織在一起，又互為表裏。

張愛玲在小說〈茉莉香片〉中說：「相愛著的人又是往往地愛鬧意見，反而是漠不相干的人能夠互相容忍。」⁴⁹，指出戀人之間容易有磨擦，除了「愛」（「相愛著的人」），還有「恨」（「往往地愛鬧意見」），而且「恨」隨「愛」而生，可謂一針見血。而世事紛雜，人情反覆，當戀人結成夫婦，這種情況或許只會變本加厲，由「鬧意見」變為「相視如仇」，亦是世所常見。清人沈復在《浮生六記·閨房記樂》就指出：

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誠然歟？⁵⁰

如此說來，「相視如仇」是夫婦能「白頭偕老」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就是說，夫婦不相視如仇就不能白頭偕老。⁵¹ 這或許有點言過其實，但揆情度理，亦庶幾近之。因此，俗語亦有「無仇不成父子，無怨不成夫婦」之說。這些說法都是世人的經驗之談。由此可見，不論是親情，還是愛情，「愛」和「恨」往往都是交織在一起的。「愛」之越深，一旦反目或動怒，「恨」之往往亦越深。例如，《倚天屠龍記》第 34 回提到，周芷若在結婚當日，被趙敏帶走了新郎張愛忌，立刻反「愛」成「恨」，把鳳冠上的珍珠搓成粉末，立誓要與張無忌「恩斷義絕」，否則，一如珍珠粉身碎骨。昔日掛在嘴邊的「無忌哥哥」⁵² 如今已變為「姓張的」，可見其「恨」之深：

（16）周芷若霍地伸手扯下遮臉紅巾，朗聲說道：「各位親眼所見，是他負我，非我負

⁴⁶ 黃霑著：〈倚天屠龍記〉，載「KK BOX」，<https://www.kkbox.com/hk/tc/song/4r0MNW2QSSJLpIgj3H>（2024 年 10 月 7 日瀏覽）。

⁴⁷ 【唐】白居易著；顧學頤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 1 冊，頁 239。

⁴⁸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第 5 冊，頁 2019。

⁴⁹ 張愛玲：〈茉莉香片〉，收入陳子善編：《張愛玲集：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 235。

⁵⁰ 【清】沈三白著；陶洵若校注；王關仕校閱：《浮生六記》（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第 2 版），頁 9。

⁵¹ 用形式邏輯符號來表達，就是：「（夫婦）不相視如仇→不白頭偕老」，其中符號「→」表示蘊涵（implication）。

⁵² 如《倚天屠龍記》第 31 回：「周芷若道：『無忌哥哥，你是男子漢大丈夫，可要記得今晚跟我說過的話。』指著初升的一勾明月，說道：『天上的月亮是咱倆的證人。』」見金庸著：《倚天屠龍記》第四冊，頁 1258。又，「周芷若轉過身來，將臉伏在他懷裏，柔聲道：『無忌哥哥，我能和你結為夫婦，心裏快活得了不得，只盼你別因我愚笨無用，瞧我不起，欺侮我。我——我會盡我所能，好好的服侍你。』」見金庸著：《倚天屠龍記》，第 4 冊，頁 1259。

他。自今而後，周芷若和姓張的恩斷義絕。」說著揭下頭頂珠冠，伸手抓去，手掌中抓了一把珍珠，拋開鳳冠，雙手一搓，滿掌珍珠盡數成為粉末，簌簌而落，說道：「我周芷若不雪今日之辱，有如此珠。」殷天正、宋遠橋、楊逍等均欲勸慰，要她候張無忌歸來，問明再說，卻見周芷若雙手一扯，嗤的一響，一件繡滿金花的大紅長袍撕成兩片，拋在地下，隨即飛身而起，在半空中輕輕一個轉折，上了屋頂。（第34回）⁵³

而「恨」之極，則甚至要將對方置於死地（即最狠毒的「復仇」）而後快（類近「甜蜜」）。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論語·顏淵》）⁵⁴，無非是說這個道理。例如，在白先勇〈玉卿嫂〉中，玉卿嫂深愛慶生，慶生一切的生活所需，全由她一人供給，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17）我在你（引者按，指慶生）身上用的心血也算夠了，你吃的住的，那一點我沒替你想過？天冷一點，我就掛著你身上穿得單，主人賞一點好東西，我明明拿到嘴邊，只是咽不下去，總想變個法兒留給你，為了找這間房子，急得我幾個晚上都睡不著，好不容易換了些金器，七湊八湊，才買得下，雖然單薄些，卻也費了我好多神呢。⁵⁵

慶生身患癆病，玉卿嫂除了噓寒問暖，細心照料，還把「太太天天吃高麗參切剩下來的渣子，我一天攢一點，攢成這麼一包，我想著你身子單弱，漸漸天涼起來，很該補一補」⁵⁶，關切之情溢於言表。這無疑是「愛之欲其生」的表現。後來，慶生與高昇戲院的旦角金燕飛相戀，玉卿嫂得悉後，苦苦哀求慶生回心轉意不果，心灰意冷，失魂落魄，便「惡之欲其死」，萌生殺機，終在一個晚上付之行動，把慶生割喉致死，然後自殺身亡。這似乎可以說明玉卿嫂已對慶生恨之入骨，愛意全無，其實不然。元遺山說：「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摸魚兒·問世間情為何物〉）⁵⁷，道出了一往情深的終極表現就是「生死相許」。試想，若然玉卿嫂果真如此，她只需殺之而後快即可，又何須自盡殉情？由此可見，在玉卿嫂而言，她留不住慶生的「心」，也要留住他的「身」，這樣她才能與慶生生死與共，做一對苦命鴛鴦。這何嘗不是「恨」中有「愛」的表現？

在現實生活和文學作品中，夫妻或情侶如此以死終局的例子其實為數不多，畢竟人心是肉做的，憤恨縱使難平，只要愛意仍在，又豈輕易一個「殺」字了得？孔子說「惡之欲其死」，強調一「欲」字，正好說明人只是內心有置之死地的念頭，未必會付之實行。在〈甜蜜的復仇〉中，「我」只對「你的影子」，而非「你」本身，施以虐殺酷刑，可見所謂「復仇」只是「我」心裏有「欲其死」的想法。又如，在筱禾的網絡小說《北京故事》中，「他」（藍宇）令「我」（陳捍東）擔心了一整夜，「我」事後回想，猶有餘悸，怒火仍然中燒，於是對「他」說「我恨你！想殺了你！」，當中的「想」字正好與孔子的「欲」字遙遙呼應，表達這只是「我」內心的想法，而非實際行動：

（18）雖然緊張了一夜，可我們仍興奮得睡不著。他躺在我懷裡：「那時我還想我會死呢，見不到你了。」他說。

「哼！你也真夠自私的，我差點就去了『大前門』，就是你不死恐怕我也得死了！」

「你真的這麼喜歡我？」他的「喜歡」二字說得很輕，像是羞於出口的樣子。

⁵³ 同前註，頁1395。

⁵⁴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張豈之審定：《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83。

⁵⁵ 白先勇著：《白先勇精選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頁16。

⁵⁶ 同前註，頁16。

⁵⁷ 按，「問」一作「恨」，「世間」一作「人間」，請參【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下冊，頁987-988。

「我恨你！想殺了你！」⁵⁸

有趣的是，話音才落，情節便又峰回路轉，出現了變化。「我」不但沒有坐言起行而「殺你」，反而又對「你」說出了從未宣之於口的心底話來：「我愛你」⁵⁹。可見，「我」在「恨你」的當下，也「愛你」，所謂「想殺了你」不過是一時憤激之語，悶氣發洩以後，心情得以平復，愛意便又充盈如昔。再如《倚天屠龍記》裏，周無忌在靈蛇島上誤以為表妹殷離為趙敏所殺害，痛哭失聲，同樣「恨恨的」立誓，要「手誅妖女」趙敏，決不饒恕：

（19）他心頭痛楚，竟哭不出聲來，只想：「若不是趙敏又傷她臉頰，她的傷未必無救。若不是趙敏棄了咱們在這荒島之上，只要數日間趕回中原，我定有法子救得她的性命。恨恨的衝口而出：「趙敏，你這般心如蛇蠍，有朝一日落在我手中，張無忌決不饒你性命。」」

忽聽背後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待得你見到她如花似玉的容貌，可又下不了手啦。」轉過身來，只見周芷若俏立風中，臉上滿是鄙夷之色。他又是傷心，又是慚愧，說道：「我對著表妹的屍身發誓，若不手誅妖女，張無忌無顏立於天地之間。」（《倚天屠龍記》第 31 回）⁶⁰

儘管張無忌如此信誓旦旦，言之鑿鑿，卻還是被周芷若說中了要害：「待得你見到她如花似玉的容貌，可又下不了手啦。」當張無忌回到中原，在彌勒佛廟的大殿上重遇打扮成男子、化名「張無忌」的趙敏時，感覺卻是「心頭大震，又驚又怒，又愛又喜，禁不住輕輕噫了一聲」，對她仍然「戀戀不捨」（《倚天屠龍記》第 31 回）⁶¹。當張無忌在大殿上看到趙敏遭受圍攻，「宋青書倒轉長劍擊向趙敏後腦」，要取她的性命時，卻「當下更不思索，從古松上縱身而下，使出挪移乾坤的神功，在掌棒龍頭身後推動他手中鐵棒，掠過去盪開了宋青書的長劍」，並趁機「抱起趙敏，躍上了殿頂」（《倚天屠龍記》第 31 回）⁶²，把她救出了重圍。由此可見，張無忌既「惡之欲其死」，立誓要置趙敏於死地，又「愛之欲其生」，將她救出了生天，真真應了孔子的那句話，「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論語·顏淵》）⁶³。孔子所說的「惑」，指「疑惑」⁶⁴，是孔子對於人情中「愛」、「惡」交織在一起而感到疑惑不解，用上文所引張曉風的說法來解釋，就是說「愛」和「恨」（孔子的用字是「惡」，義同「憎恨」）不是「那麼容易說得清楚的一個字」。

其實，不止「愛」和「恨」、「惡」交織在一起，人類其他看似相反對立的情緒、感覺或行為等往往也是如此，一如「禍」、「福」之相為倚伏、⁶⁵ 互為表裏。例如，中文「喜極而泣」、「樂極生悲」、「悲喜交集」、「苦中作樂」、「忙裏偷閒」等成語都反映「喜／樂」與「泣／悲」、

⁵⁸ 筱禾著：《北京故事》，載「在綫書庫」，<https://xiandangdai.xiusha.com/y/yiming/bjgs/009.htm>（2024 年 10 月 7 日瀏覽）。

⁵⁹ 筱禾著：《北京故事》（2024 年 10 月 7 日瀏覽）。

⁶⁰ 金庸著：《倚天屠龍記》，第 4 冊，頁 1252。

⁶¹ 同前註，頁 1281。

⁶² 同前註，頁 1286。

⁶³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張豈之審定：《論語注疏》，頁 183。

⁶⁴ 《論語·顏淵》「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的上文有「子張問崇德辨惑」句，南朝梁皇侃《論語義疏》以「疑惑」訓釋「惑」字，曰：「問求崇重有德、辨別疑惑之法也。」見【南朝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309。此外，毛子水《論語今注今釋》、孫欽善《論語本解》也將「惑」釋為「疑惑」。請參毛子水著：《論語今注今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3 版），頁 193；孫欽善著：《論語本解》（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頁 151。

⁶⁵ 《老子》五十八章：「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見朱謙之撰：《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235。

「忙」與「閒」等都是可以同時並存的。而「淒美」一詞，《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絡版）釋作「哀傷綺麗」⁶⁶，《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第四版）釋為「淒切而美麗」⁶⁷，也說明某事物可以同時予人相反對立的兩種感覺。又如，《紅樓夢》第34回寫到，賈寶玉因金釧投井自盡和與忠順王爺爭寵琪官二事而被賈政狠下毒手痛打後，「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⁶⁸。林黛玉前來慰問，抽抽噎噎的，氣噎喉堵，哭得「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十分傷心，心裏的千言萬語僅化成一句「你從此可都改了罷！」⁶⁹。林黛玉離去後，賈寶玉放心不下，便叫晴雯給林黛玉送去兩條手帕子，表明心迹。林黛玉思忖半日，方才悟出其中心意來：

（20）這裏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帕子來，若不是領會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紅樓夢》第34回）⁷⁰

林黛玉心裏同時湧現「可喜」、「可悲」、「可笑」、「可懼」、「可愧」之情，「由不得餘意綿纏」⁷¹，渾身火熱，也足證人的各種情感總是交織在一起，不容易說得清楚。再如，茅盾小說《虹》第六章寫到，梅行素眼中的張女士，「她是可愛的，而又可恨——這麼一個怪物！」，「可愛」和「可恨」也是同時並存：

（21）張女士的態度卻比從前友意些。借一本書，削一枝鉛筆，或是給看一些新買來的小物件，這些每天會有的瑣事，都成為她跑到梅女士房裡的藉口。這些訪問都是很短促的，往往只是一個微笑，一個點頭，至多交換了一兩句照例的客套，然而她那臨去時的斜擲過來的眼波，嫵媚，深沉，而又尖利，似乎含蓄著不盡的餘意的，卻常使梅女士感到悵惘，很想拉回這位古怪的小姑娘來吻她幾下，或是咬她一口。「她是可愛的，而又可恨——這麼一個怪物！」望著那嬌小活潑的後影，梅女士忍不住常是這樣想。（茅盾《虹》第六章）⁷²

總而言之，從以上諸例可見，「愛」和「恨」並非絕然相斥，不可並存的，而是往往交織在一起，又互為表裏：「愛」中有「恨」，「恨」中有「愛」；亦如湯顯祖所論之「生死」：「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亭還魂記題辭〉）⁷³，可以互相轉化：「愛」可以變「恨」，「恨」也可以變「愛」。明乎此，便可知「甜蜜」（生於「愛」）和「復仇」（源於「恨」），其實也應作如是觀。

四

⁶⁶ 請參臺灣教育部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絡版），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98248&word=%E6%B7%92%E7%BE%8E>（2024年10月7日瀏覽。）

⁶⁷ 李行健主編：《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2年，第4版），頁1069。

⁶⁸ 【清】曹雪芹著；無名氏續；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上冊，頁450。

⁶⁹ 同前註，頁450-451。

⁷⁰ 同前註，頁456。

⁷¹ 同前註，頁456。

⁷² 茅盾著：《虹》（上海：開明書店，1938年，第8版），頁129。

⁷³ 【明】湯顯祖撰；邵海清校注：《牡丹亭》（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第2版），頁1。

現在再回看〈甜蜜的復仇〉，探究一下「復仇」到底何「甜蜜」之有。

上文說過，全詩共兩節五句凡 19 字，而詩題「甜蜜的復仇」又可以有兩解：既可以側重說「復仇」的結果（理解一），也可以偏重說「復仇」的過程（理解二）。這兩解正好與兩節的詩意一一對應，頗見心思。

首三句（「把你的影子加點鹽／醃起來／風乾」）為第一節，側重寫「復仇」的過程（理解二）：「我」對「你的影子」施以「復仇」酷刑（「加點鹽」、「醃起來」、「風乾」），十分惡毒，以消心頭之「恨」，可見其「恨」之深。唯其「恨」深，才足見「我」對「你」的「愛」亦深，就如俗語所說「打是疼，罵是愛」，「打罵」才見出「疼愛」。清人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指出，「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⁷⁴ 以「恨」寫「愛」，是用「恨」來反襯「愛」，亦一倍增其「愛」，令「甜蜜」的感受（生於「愛」）更為濃烈。另一方面，張曉風說，「被別人痛恨了半個世紀」並不簡單，「你應該慶幸」，可謂知言。然則，為什麼「應該慶幸」呢？除了因為「恨也是一種很容易疲倦的情感」，更為重要的是，「被別人痛恨了半個世紀」，也就是說，「別人」將「你」放在心上放了半個世紀，他心裏一直有「你」，「你」當然應該感到慶幸。如前所述，本詩「復仇」的手段「加點鹽」、「醃起來」、「風乾」也有殺菌防腐的作用，隱含長久保存「你（的影子）」之意，使之長伴在「我」的身邊。「我」要「你」成為「我」的終身伴侶，是「我」心裏始終有「你」、愛「你」的表現。同時，「移情作用」（empathy）也會令「你」具有「我」這樣的情感。朱光潛〈「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宇宙的人情化〉指出，「我們通常都有『以己度人』的脾氣」，因而產生「移情作用」，「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覺得外物也有同樣的情感」：

我們通常都有「以己度人」的脾氣，因為有這個脾氣，對於自己以外的人和物才能了解。
〔……〕比如我知道自己在笑時心裏歡喜，在哭時心裏悲傷，看到旁人笑也就以為他心裏歡喜，看見旁人哭也以為他心裏悲痛。〔……〕**「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覺得外物也有同樣的情感。**這是一個極普遍的經驗。自己在歡喜時，大地山河都在揚眉帶笑；自己在悲傷時，風雲花鳥都在嘆氣凝愁。惜別時蠟燭可以垂淚，興到青山亦覺點頭。柳絮有時「輕狂」，晚峰有時「清苦」。⁷⁵

據此而論之，「移情作用」同樣會令「我」以己度「你」，覺得「你」也與「我」同感共情，心意相通：「你（的影子）」終生長伴在「我」身旁，這於「我」而言，也是「你」心裏一直有「我」、愛「我」的表現。⁷⁶ 在這漫長的「復仇」過程中，「我」得到了「你」的「愛」，是如願以償，

⁷⁴ 【清】王夫之著；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10。

⁷⁵ 朱光潛著：《談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33-35。

⁷⁶ 「以己度人」的「移情」例子，在文學作品中十分常見。例如，唐人崔顥的〈長干曲〉四首其一：「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4 冊，頁 1330。寫兩船相逢於水上，「君」與「妾」不期而遇。首二句是「妾」的一問一答，後兩句則是補敘「妾」發問的因由。兩船相逢時，「妾」在船上聽到另一船上「君」的口音，分外親切，猜想對方是同鄉（「或恐是同鄉」）。所謂「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見王維：〈雜詩〉三首其二，見【唐】王維撰；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641。於是「停船暫借問」，詢問對方「君家何處住」。然而，未待對方回答，「妾」就先自報家門「妾住在橫塘」，呈現出情急、率真之態。同時，這也反映了「妾」既想了解「君」的住處，亦移情於「君」，覺得「君」也和自己同感共情，想了解自己的住所，所以答以「妾住在橫塘」。這顯然是「移情」在起作用，與岩井俊二電影〈情書〉（1995）中渡邊博子抒發對已故未婚夫藤井樹的思念之情，有異曲同工之妙。渡邊博子向藤井樹當日墮崖的山頭反覆呼喊「你好嗎？我很好。（お元気ですか、私は元気です）」，此情景跟「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相似，同樣是一問對方的近況（「你好嗎？」、「君家何處住？」），二答自己的現狀（「我很好。」、「妾住在橫塘。」）——「我」（渡邊博子）想知道「你」（藤井樹）的近況，也覺得「你」想了解「我」的現狀，二人同感共情。這兩句話傳到對面山頭，反彈回來，形成回音，聽在渡邊博子的耳裏，仿佛就是藤井樹在詢問她的近況和自答現狀，更顯得二人心靈相通，十分巧妙。渡邊博子反覆說著

自然「應該慶幸」，感到「甜蜜」。因此，此長達一生的「復仇」過程是「甜蜜」的，可見「我」是「甜蜜地復仇」的（理解二）。

第四、五兩句「老的時候／下酒」為第二節，偏重寫「復仇」的結果（理解一）：「我」在「老的時候」，以「你的影子」這「食物」來「下酒」，就如當年岳飛「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一樣，將之吞食，「復仇」終於完結。大仇得報，固然會令人快樂，但感到「甜蜜」，還是另有緣起。眾所周知，「酒」是解憂消愁之物。曹操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對酒當歌〉）⁷⁷，陶潛亦云：「酒云能消憂」（〈形影神三首·影答形〉）⁷⁸、「酒能祛百慮」（〈九日閑居〉）⁷⁹，甚至斷定「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止酒〉）⁸⁰，可見酒能醉人，讓人暫時忘憂添樂。以「你的影子」為「食物」來「下酒」（即以菜餚佐酒，既飲酒，亦食菜），是飲酒解憂之餘，又大快朵頤，既消滅了怨恨，又讓人怡悅，⁸¹更何況此舉在「老的時候」才進行，此時「你」和「我」已廝守了一生，經歷了時間的洗禮，增加了「審美距離」（aesthetic distance），正是時過境遷，苦盡甘來，令「甜蜜」油然而生。根據心理學上的「波麗安娜原則」（Pollyanna principle，又叫「積極偏向（positive bias）」）學說，人類心理傾向更確切地記住愉快的多於不快的事情（the tendency for people to remember pleasant items more accurately than unpleasant ones.）⁸²，這正好說明人類心理有去「苦」留「甜」的審美觀。朱光潛說：「本來是很酸辛的遭遇到後來往往變成很甜美的回憶。」（〈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藝術和實際人生的距離〉）⁸³余光中也說：「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的。」（〈我的四個假想敵〉）⁸⁴，誠哉斯言。明乎此，便可以理解張愛玲為什麼說：「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金鎖記〉）⁸⁵。由此可見，此長達一生的「復仇」又是「甜蜜的復仇」——「復仇」的結果也是「甜蜜」的（理解一）。

一言以蔽之，「我」因「愛」中生「恨」而「復仇」，「復仇」的過程和結果又化「恨」為「愛」，令「甜蜜」油然而生。

五

這兩句話，越說就越激動，越激動就越要說。因為聽到「我很好」的回音，「知道」對方一切安好，人才能釋懷，心裏才覺踏實，掛念才會消除。因此，這兩句話言簡意深，勝過千言萬語。請看 Love Letter, 199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Nzjga-U4Y>（2024年10月7日瀏覽）。以上的例子都是「以己度人」，而「以己度物」的也不乏其例。例如，《莊子·秋水》：「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見【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606；李白〈獨坐敬亭山〉：「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見【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中冊，頁1078-1079；辛棄疾〈賀新郎·甚矣吾衰矣〉：「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見【南宋】辛棄疾撰；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定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535。以上諸例足以說明「移情作用」的以己度人或物的特點，從而證明〈甜蜜的復仇〉中「我」以己度「你」，覺得「你」也與自己同感共情，心意相通之說並非主觀臆斷，而是有理可據，有例可徵的。

⁷⁷ 逢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冊，頁349。

⁷⁸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64。

⁷⁹ 同前註，頁72。

⁸⁰ 同前註，頁286。

⁸¹ 請參第六節的分析。

⁸² 此據英文版 Wikipedia 的「Pollyanna principle」條，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lyanna_principle（2024年10月7日瀏覽）。

⁸³ 朱光潛著：《談美》，頁24。

⁸⁴ 余光中著：〈我的四個假想敵〉，收入余光中總編輯：《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篇》（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頁608。

⁸⁵ 張愛玲著：〈金鎖記〉，收入陳子善編：《張愛玲集：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126。

走筆至此，本文已對〈甜蜜的復仇〉的詩意詳加分析。不過，仍有兩個問題語焉未詳或存而未解。其一，為什麼「我」要對「你的影子」施加酷刑，進行「復仇」，而非「你」本身（以下稱為「影子問題」）？其二，「我」以「你的影子」這「食物」來「下酒」（飲酒食菜），這究竟表達了什麼情感（以下稱為「下酒問題」）？本節先說「影子問題」，「下酒問題」則在第六節細論。

首先，上文第二節提到，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影子」往往是人的化身。其實，「影子」也是人的良伴，可以陪伴人把酒談歡，解悶消愁。陶潛「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雜詩十二首〉其二）⁸⁶，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四首其一）⁸⁷，正是如此。白居易就算「舉盃還獨飲」，仍可「顧影自獻酬」（〈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十一）⁸⁸，以「影」為伴，盡訴心聲。陶潛筆下的「形」（即人的形體）、「影」（即人的身影），甚至可以各以詩相贈（即〈形贈影〉、〈影贈形〉），互相酬答，暢論人生之苦。⁸⁹ 由此可見，「影」隨人而生，具有人的形神特點，惟妙惟肖，既是人的化身，也是人的良伴，尤其是在舉杯消愁之時，更是如此。上文也提到，「你的影子」借代為「你」，經過殺菌防腐處理後，便可長伴在「我」的身邊，直到「老的時候」，成為「我」的終身伴侶。這正好說明本詩中「你的影子」兼有「你」的化身、「我」的良伴兩重角色，與「你」無異。

其次，第四句說「老的時候」，證明「我」是對「你」黛綠年華（至少不是老年）時的「影子」進行殺菌防腐處理，以保存「你」當時的「倩影」。日後「我」睹「影」思人，所睹的是正值黛綠年華的「你」，所思的也是當日與「你」促膝談心的點點滴滴，與上文例（10）所引《倚天屠龍記》第 34 回裏，「依舊『四碟酒菜』，『多放一副杯筷』，趙敏便可睹物思人（張無忌），人不在而猶在」，異曲同工，如出一轍。

第三，人是實，影是虛，而實虛之別，其要旨不在於真假，而關乎審美。朱光潛〈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藝術和實際人生的距離〉指出：

對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較這邊的美，但是它們又不如河裡的倒影。同是一棵樹，若它的正身本極平凡，看它的倒影卻帶有幾分另一世界的色彩。〔……〕**正身和實際人生沒有距離，倒影和實際人生有距離**，美的差別即起於此。⁹⁰

正因為「正身和實際人生沒有距離，倒影和實際人生有距離」，以影（「你的影子」）借代人（「你」），即以虛代實，可以讓「我」和「你」之間添加「審美距離」，減少利害關係（誰是誰非皆成過眼雲煙），仇恨得以消滅，也令「加點鹽」、「醃起來」、「風乾」這些「復仇」行為變得浪漫、淒美，更何況「我」在「老的時候／下酒」，「你的影子」也變成送酒佳餚，讓我大快朵頤，「甜蜜」之情便油然而生。

第四，上文已指出，「我」只對「你的影子」，而非「你」本身，施以虐殺酷刑，可見所謂「復仇」只是「我」心裏有「欲其死」的想法，並沒有付之實行。相反，若然對「你」本人施以酷刑，則是名副其實的「復仇」，盡是血迹斑斑的虐殺場面，毫無「甜蜜」可言。

六

⁸⁶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頁 342。

⁸⁷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冊，頁 1063。

⁸⁸ 【唐】白居易著；顧學頤校點：《白居易集》，第 1 冊，頁 106。

⁸⁹ 陶潛〈形影神〉序言謂〈形贈影〉、〈影贈形〉「極陳形影之苦言」見【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頁 59。

⁹⁰ 朱光潛著：《談美》，頁 23-25。

至於「下酒問題」，也有幾方面的情況值得一說。如前所述，「下酒」是指以菜餚佐酒，是既飲酒，又食菜，而食菜的過程又包括對菜餚予以咬齧、咀嚼、吞食，以至回味等動作。⁹¹ 因此，要解答這個問題，除了應當對飲酒著墨分析，還宜從概念隱喻，以及生理、心理、精神等方面對「情人」與食物的關係，以至咬齧、咀嚼、吞食等進食動作的寓意也一併加以研究。

首先，上文提及，作者運用擬物手法，將「你的影子」比擬作菜、魚、豬肉，以至花生之類的「食物」，可見「你」具有雙重身分：既是「我」的「情人」，又是「我」的「食物」。在中文裏，「情人」和「食物」這兩個概念之間存在映射（mapping）關係，可以構成一個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⁹²，就是「**情人是食物**」⁹³。人們可以通過對「食物」的理解去認知「情人」的特點。這裏說的「情人」包括戀人、夫婦中的一方，以及單戀對象、調情對象等。以下先對「情人是食物」這概念隱喻的特點稍作說明，然後據此分析「下酒」過程的種種進食行為究竟表達了什麼情感。

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張愛玲是這樣寫佟振保和王嬌蕊互相調情的：

（22）振保半闔著眼睛看看她微笑道：「你別說人家，你自己也是被慣壞了的。」嬌蕊道：「也許。你倒是剛剛相反。你處處尅扣你自己，其實你同我一樣的是一個貪玩好吃的人。」〔……〕嬌蕊道：「我家裏送我到英國讀書，無非是為了嫁人，好挑個好的。去的時候年紀小著呢，根本也不想結婚，不過藉著找人的名義在外面玩。玩了幾年，名聲漸漸不大好了，這才手忙腳亂地抓了個士洪。」振保踢了她椅子一下道：「你還沒玩夠？」嬌蕊道：「並不是夠不夠的問題。一個人，學會了一樣本事，總捨不得放著不用。」〔……〕嬌蕊站立不穩，一歪身便在椅子上坐下了，手還按著電話機。振保這方面把手擱在門鈕上，表示不多談，向她點頭笑道：「怎麼這些時候都沒有看見你？我以為你像糖似的化了去了！」他分明知道是他躲著她而不是她躲著他，不等她開口，先搶著說了，也是一

⁹¹ 「下酒」的概念意義（conceptual meaning）雖然只是飲酒食菜，但「咀嚼」、「回味」等進食動作卻是隱含在其中的。這可以借王安石在〈泊船瓜州〉中的煉字來類比說明。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八〈詩詞改字〉載：「王荊公絕句（引者按，即〈泊船瓜洲〉）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見【宋】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上冊，頁387。為什麼「綠」字較「到」、「入」、「過」、「滿」諸字為佳？「綠」指顏色，本是名詞，這裏活用為使動動詞，表致使義，「綠江南岸」就是「使江南岸變成一片綠色」之意，寓意春意盎然，生機勃勃。可見，「綠」字帶給讀者以視覺效果，表達出春風到達江南岸後，為之帶來的變化，這是「到」、「入」、「過」、「滿」諸字所不能表達的。不單如此，「春風」要「綠江南岸」，必須先滿足以下的條件，就是「春風」必須已「到（達）」、「（進）入」江南岸境內，並且「（充）滿」四處，否則「春風」便一如「東風無力百花殘」那樣，一籌莫展。換言之，在「春風又X江南岸」的語境中，「綠」字不但有視覺效果，表達出江南的變化，並且隱含「到」、「入」、「滿」諸字的含義在內，意蘊十分豐富。同樣道理，「下酒」既然包括食菜，其過程自然隱含「咬齧」、「咀嚼」、「吞食」、「回味」等動作。

⁹² 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並非修辭手法，而是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的術語，指兩個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之間存在映射（mapping）關係。例如，俗語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當中「光陰」（即時間）和「金」（即金錢）屬於兩個不同的概念域，人們通過對「金錢」的理解去認知「時間」的特點，所以「花（費）、用、節省、剩餘、價值」等本來表達「金錢」概念的詞語，也可用來陳述「時間」概念。由此可見，中文存在「**時間是金錢**」的概念隱喻。

⁹³ 香港粵語的通俗說法也存在「**情人是食物**」的概念隱喻。進食動詞「食」、「啃」可以用來表達甲是否喜歡乙或者甲與乙是否發生了性關係。比如說，甲若喜歡乙而展開追求，甲說：「我食硬佢」（佢=他／她，硬=一定），是說一定能把對方追到手或得到對方的愛意，甚至與之發生性關係；「個有錢仔食咗好多條女」，是說那個富家子跟許多女子有過性關係。若甲已把乙追到手，並且掌控其生活，就可以用「我食住佢」（「住」表狀態持續）表達。相反，若甲不喜歡乙或乙條件欠佳，甲說：「我啃唔落佢」，則是說無法接受乙為「情人」或與之發生性關係。此外，香港粵語的通俗說法又以「菜」為喻，表達「女朋友」義，如「佢條菜」是「他的女朋友」之意，「舊菜」、「前菜」就是「舊女朋友」。這也說明香港粵語存在「**情人是食物**」的概念隱喻。

種自衛。無聊得很，他知道，可是見了她就不由得要說玩話——是有那種女人的。嬌蕊笑道：「我有那麼甜麼？」她隨隨便便對答著，一隻腳伸出去盲目尋找拖鞋。振保放了膽答道：「不知道——沒嚐過。」嬌蕊噗嗤一笑。（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⁹⁴

當日王嬌蕊本來約了孫先生（悌米）在外邊見面，卻又臨時決定爽約。她先在電話裏跟孫先生說「我今天不出去，在家裏等一個男朋友」、「我五點鐘等他吃茶，專等他」，然後「從客室裏迎了出來」，邀請佟振保「進來吃杯茶」⁹⁵。由此可證，王嬌蕊口中的「男朋友」指的就是佟振保，她要專等他來「吃茶」，所以不見孫先生。在「吃茶」的過程中，王嬌蕊提到「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佟振保應聲詢問「可有空的房間招租呢？」⁹⁶，可見此「吃茶」並非純粹的喝茶聊天，也是互相調情試探。王嬌蕊說自己「藉著找人的名義在外面玩」。玩了幾年，名聲漸漸不大好了，此「玩」字是指「玩弄感情」的「玩」。她自己愛「玩男人」⁹⁷，壞了名聲，又覺得佟振保也是個「貪玩好吃的人」。這裏「貪玩」和「好吃」並列，「好吃」固然呼應「吃茶」的字面義，指喜歡飲食，同時也與「貪玩」同義，言下之意是說佟振保也愛「玩女人」，與自己臭味相投。「食物」（即「茶」）和「情人」（即「女人」）都是「（好）吃」的對象，可見兩者密切相關。

張愛玲特意用破折號強調王嬌蕊是讓人見了不得不說「玩話」的「那種女人」。此「玩話」固然是逗笑的「玩話」，同時也是調情的「玩話」，與上文王嬌蕊形容佟振保「你倒也會說兩句俏皮話！」，還有佟振保說「看見了你，不俏皮也俏皮了」⁹⁸，用意相同。王嬌蕊平日嗜甜，愛吃糖核桃，所以佟振保就跟她「說玩話」：「我以為你像糖似的化了去了？」，把她比作「糖」這種甜食。在此話語中，本體（「你」）、喻詞（「像……似的」）、喻體（「糖」）俱在，固然是明喻，但佟振保說王嬌蕊像「糖」，無異於說王嬌蕊這位「情人」（調情對象）是「食物」，可見這顯然也是一個活生生的概念隱喻例子：「情人是食物」。因此，王嬌蕊承接佟振保「糖」的比喻，隨隨便便地笑問「我有那麼甜麼？」。此「甜」字一語雙關，既指「糖」味之「甜」，也實說自己長得「甜美」，雖是輕描淡寫，卻意態撩人，盡顯她是情場老手，慣於調情。而佟振保放膽以「不知道——沒嚐過」來回答，顯然「嚐」字是呼應上文的「（好）吃」字。佟振保沒有「嚐」過「糖」這甜食，也就是說他沒有「吃」過「王嬌蕊」這「食物」，所以「不知道」味道如何，言下之意是，佟振保必須先「嚐」過「糖」（即「吃」過「王嬌蕊」）才能解答她的問題，也足證他也是識途老馬，見慣風情。此處的進食動詞「嚐、吃」都側重表達佟振保意欲得到王嬌蕊的肉體。⁹⁹ 這與「偷吃」比喻「男女偷情」¹⁰⁰、「吃豆腐」表調戲婦女或佔女人便宜

⁹⁴ 張愛玲著：〈紅玫瑰與白玫瑰〉，收入陳子善編：《張愛玲集：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 56-60。

⁹⁵ 同前註，頁 54。

⁹⁶ 同前註，頁 57。

⁹⁷ 佟振保與弟弟佟篤保租住王嬌蕊丈夫王士洪的公寓，而上一個租客正是孫先生。話說王嬌蕊與孫先生私通，王士洪發現後，便將孫先生攆走。可見王嬌蕊專「玩」男租客，佟振保也是她的調情對象。

⁹⁸ 張愛玲著：〈紅玫瑰與白玫瑰〉，頁 57。

⁹⁹ 佟振保認為王嬌蕊「最可愛的一點」是「雖然是為人妻子，精神上還是發育未完全的」，令「他感到了一種新的威脅」，只有「佔領了她的身體之後，他才能夠忘記她的靈魂」，「她彷彿是個聰明直爽的人，雖然是為人妻子，精神上還是發育未完全的，這是振保認為最可愛的一點。就在這上面他感到了一種新的威脅，和這新的威脅比較起來，單純的肉體的誘惑簡直不算什麼了。他絕對不能認真哪！那是自找麻煩。也許……也許還是她的身體在作怪。男子憧憬一個女子的身體的時候，就關心到她的靈魂，自己騙自己說是愛上了她的靈魂。唯有佔領了她的身體之後，他才能夠忘記她的靈魂。也許這是唯一的解脫的方法。為什麼不呢？她有許多情夫，多一個少一個，她也不在乎。王士洪雖不能說是不在乎，也並不受到更大的委屈。」見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頁 58。

¹⁰⁰ 國語日報出版中心主編：《新編國語日報辭典》（臺北：國語日報社，2000 年），頁 137。

的用法如出一轍，其認知思維也是一致的，即：「**情人是食物**」。以下例（23）也是如此，強調肉體的佔有：

（23）「**我想一口把你吃了，把你吞進肚子裡**，那樣你就永遠是我一個人的了。」半晌，兩人稍稍分開，賈君衍又在林雪飛腫起來的下唇上咬了一口說。（天子〈枉凝眉〉第七章）¹⁰¹

此外，「**情人是食物**」這個概念隱喻中的「食物」，不但可以是「情人」的肉體，而且可以是「情人」的心靈，將之吞食、佔有，表達得到對方的愛意。例如：

（24）他（引者按，指「徐中枬」）的嘴唇貼近我的耳朵，孩子氣的耳語著說：「讓我悄悄的告訴你（引者按，指「憶湄」）一個秘密，你要聽嗎？」

「嗯。」我點頭。

「那麼，聽好了。」他故作驚人之筆。「那秘密是：有一個人想吃掉妳！」

「誰？」

「我。」

「為什麼？」

「免得——別人來搶走妳。」

「有誰會『搶』我？」

「唔，」他聳聳鼻子，像喝下了一罇子醋，酸味十足。「妳知，我知，他知，何必還一定要說出名字？」

「你多心！」我笑了。（瓊瑤《菟絲花》第8章）¹⁰²

（25）像他（引者按，指「平常」）這樣的個性，說他不瞭解孫南娟想搭訕他的原因她絕對相信。〔……〕

「沒錯，剛才那個孫南娟的表情就是想把你吃了，你卻渾然不知，真是個笨蛋……」她（引者按，指「李隨心」）氣呼呼地罵道。

「奇怪，我就不懂，她要怎麼把我吃了？」他（引者按，指「平常」）更難理解了。〔……〕

她（引者按，指「李隨心」）抬起頭，怔怔地看著他，濃眉俊目，短而清爽的頭髮，剛正耿直的臉上，有著彷彿天塌了也能頂住的堅毅，加上高大健碩的身形，就像個有力的銅牆鐵壁，足以捍衛一切……

她的心騷動著，一種奇特的佔有慾瞬間萌芽。

不行！光把他當成僕傭還不夠，她要連同他的心也擁有，只有當他身心都成為她的，那才叫真正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報復。〔……〕

他（引者按，指「平常」）沒有多想，扶攬著她（引者按，指「李隨心」）走向停車場。

她偎著他，低頭詭媚地笑了。

平常啊平常，想知道女人怎麼把男人吃了嗎？我（引者按，指「李隨心」）很快就會讓你知道……（芈羽〈野鳳〉第四章）¹⁰³

¹⁰¹ 天子著：〈枉凝眉〉，載「自由創作的寬廣空間」，<http://manluo.blog91.fc2.com/blog-entry-1199.html>（2024年10月7日瀏覽）。

¹⁰² 瓊瑤著：《菟絲花》（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頁118。

¹⁰³ 芈羽著：〈野鳳〉，載「龍騰世紀」，https://millionbook.net/yanqing/book/xZdFy27940/book27940_10.html（2024年10月7日瀏覽）。

(26)「我看你一定餓慘了才會想我。」她（引者按，指「郝嘉瑤」）好笑地仰起頭看他（引者按，指「軒轅人曜」）。

「是先想你才餓的……而且餓得可以把你整個人吃下……」他低頭以額頭抵著她的前額，低啞地說。

「又在亂講話了！」她臉一紅，沒轍地搖搖頭。

「你不信我會吃了你？」他眉挑得高高的，危險地笑著。

「我又不是食物，你怎麼吃？」她被他笑得呼吸全亂了。

「這麼吃……」他一說完便張口含住她的雙唇，輕輕地啃吮著。

她一驚，人想往後退，卻被他的手牢牢扣住，動彈不得，只好放任他就這麼「吃」著她的唇，吃掉她那顆早已屬於他的芳心。（芄羽〈為你吃狂〉第六章）¹⁰⁴

例(24)「他(徐中枬)」擔心「別人來搶走妳(憶湄)」，是說「他」擔心別人捷足先得，把「妳」的「芳心」搶走，所以想防患於未然，要趁早「吃掉妳」，可見「他」要「吃掉」的只是「妳」的心意，而非肉體。例(25)「孫南娟的表情就是想把你吃了」指的是「孫南娟想搭訕他」，側重表達「孫南娟」想得到「他(平常)」的心意(心靈)，而非肉體。而「女人怎麼把男人吃了」則指「李隨心」愛上了「平常」，「她要連同他的心也擁有，只有當他身心都成為她的」，可見是要把他的身心都據為己有。例(26)既表達「把你整個人吃下」，佔有肉體，同時又要「吃掉她那顆早已屬於他的芳心」，得到對方的愛意，所表達的意蘊也是肉體、芳心兼而有之。

另一方面，例(25)提到「李隨心」要佔據「平常」的身心，是「她的心騷動著，一種奇特的佔有慾瞬間萌芽」所致，例(26)則提到，「是先想你才餓的……而且餓得可以把你整個人吃下……」。在這兩例中，前者強調「佔有慾」，後者強調「餓」，其實是一體兩面，各表一端，正好說明：若甲愛上乙，就會對乙的身心產生擁有或佔有的慾望，一如人饑餓時渴求食物一樣，要食之而後快。這是「情人」和「食物」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相似之處，也是兩者可以構成概念隱喻的關鍵所在。以下例(27)是臺灣歌手范曉萱的歌曲〈男人〉的歌詞，抒寫 woman（女人）愛上男人後，佔有慾萌生，於是要「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地把對方的身心全部「吃掉」，並且「裝進我愛裡」，由我「控制」，同樣強調佔有「情人」一如吃掉「食物」：

(27) 隨便撒個嬌 然後說他什麼都棒

就以為自己是老大

傻得像個小孩 卻很可愛

怎能叫我不愛

我開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接近你

我想要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控制你

我要順服你 還是要刁你

全都要看我的心情

我開始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吃掉你

想把你裝進裝進裝進裝進我愛裡

我要你全部 就給我全部

誰叫你遇到了 woman¹⁰⁵

在〈甜蜜的復仇〉中，「我」對「你的影子」這「食物」予以「加點鹽／醃起來／風乾」的殺

¹⁰⁴ 芄羽著：〈為你吃狂〉，載「龍騰世紀」，https://millionbook.net/yanqing/book/4581/book4581_15.html（2024 年 10 月 7 日瀏覽）。

¹⁰⁵ 范曉萱著：〈男人〉，載「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7%E4%BA%BA/60071040>（2024 年 10 月 7 日瀏覽）。

《詩·周南·汝墳》：「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鄭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又，屈原《天問》：「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按，「鼃」通「朝」，「飽」或為「飢」之誤，「鼃飽」當即《汝墳》之「調飢」，皆以飢餓思食比喻男女情事。前人對此已多所論述，此處不贅。由此可見，古人早已把「情人」和「食」連繫起來，善加運用。

奇偉補

問世間情是何物：夏宇〈甜蜜的復仇〉試析，兼略論「愛」和「恨」的關係

菌防腐處理，旨在使「你」這「情人」長伴在自己的身邊，然後供「我」在「老的時候／下酒」，這未嘗不是佔有慾使然。

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¹⁰⁶，《禮記·禮運篇》亦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¹⁰⁷皆指出飲食男女俱為人的天性。張愛玲等以「食」寫「色」，便是以「（人的天）性」寫「（人的天）性」，渾然天成，十分巧妙。由此可見，「情人是食物」這個概念隱喻，與中國傳統文化對飲食男女的見解不無關係。

在〈甜蜜的復仇〉中，「你」既然是「我」的「食物」，下文用進食動詞「下酒」（飲酒食菜）來呼應，便十分自然順當。從生理上說，進食可以讓人從食物中攝取色氨酸（tryptophan）、酪氨酸（tyrosine）與維他命B群等營養素，製造多巴胺（dopamine），產生快感。¹⁰⁸成語「大快朵頤」正好說明鼓動腮幫子，咀嚼食物，會讓人愉快。因此，「我」把「你的影子」吞食，跟岳飛「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和例（25）的李隨心「她要連同他的心也擁有，只有當他身心都成為她的，那才叫真正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報復」一樣，除了要表達「復仇」，也表達「復仇」以後所得到的快感。

然則，為什麼岳飛餐飲胡虜的血肉只表達「復仇」以及由此而來的快感，而「我」以「你的影子」來「下酒」卻還抒發了「甜蜜」之情？這不難言明。岳飛怒髮衝冠，豪氣干雲，「飢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都旨在復仇，行為注定凶狠，場面難免血腥。而「我」希求細水長流，所以「老的時候／下酒」一事籌劃經年，可見「下酒」之時想必是淺斟細嚐，氣氛溫馨。不但如此，「老的時候／下酒」以「酒」著墨，酒香四溢，沁人心脾，令人陶醉，而「吃」又隱含其中，含蓄委婉，餘味無窮。若詩句改為「老的時候／吃了它」，雖是直抒胸臆，卻沒有了酒香氤氳，韻味盡失，便又與岳飛之「飢餐」、「渴飲」無異，流於果腹解渴，宣洩恨意。另一方面，岳飛和胡虜是仇人，只有家仇國恨，沒有愛意，而「我」和「你」則是情人，「恨」中有「愛」，又相為表裏。因此，雖然同樣是飲食，但因對象不同（一為仇人，一為情人），表達的效果便迥然有別。「我」以「你（的影子）」這食物來「下酒」，舉杯對影、大快朵頤之餘，「你（的影子）」便為「我」所佔據，成為「我」的一部分，這樣「我」便可以認定自己如願以償，完完全全得到「你」的身心，¹⁰⁹就如例（23）「我想一口把你吃了，把你吞進肚子裡，那樣你就永遠是我一個人的了」和例（27）「我開始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吃掉你／想把你裝進裝進裝進我愛裡／我要你全部就給我全部」所說的那樣。由此可見，「情人是食物」的概念隱喻對「我」抒發「甜蜜」之情起了關鍵作用。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甜蜜的復仇〉中的「情人」，詩中只提到「你」，「我」則隱而不現，讀者只能從詩意判斷其存在，並將之理解為復仇者。至於「你」、「我」的性別，則無從推測。這樣的留白，便給予讀者兩重邏輯上可能的猜想，即「你」、「我」既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情人是食物」這概念隱喻正好為此猜想提供證據。從以上所引例子可見，進食動詞的施事者（agent，即動作行為的施行者）既可以是男性，如例（22）的「振保」、（23）的「賈君衍」、（24）的「我（徐中枏）」、（26）的「軒轅人曜」；也可以是女性，如例（25）中的「孫

¹⁰⁶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錢遜審定：《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94。

¹⁰⁷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802。

¹⁰⁸ 請參不著撰人：〈【精神健康】營養師教你「疫」境中吃出快樂 7種提升情緒的營養素（下）〉，載「明報健康網」，<https://health.mingpao.com/%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7%87%9f%e9%a4%8a%e5%b8%ab%e6%95%99%e4%bd%a0%e7%96%ab%e5%a2%83%e4%b8%ad%e5%90%83%e5%87%ba%e5%bf%ab%e6%a8%82-7%e7%a8%ae/>（2024年10月7日瀏覽）。

¹⁰⁹ 這固然不免是「我」一廂情願的主觀認定，但無妨「我」因此而感到快樂，感到「甜蜜」。

南娟」、「女人」（「女人怎麼把男人吃了」的「女人」指「李隨心」）、例（27）中的「woman」。而受事者（patient，即動作行為的承受者）同樣可以是兩性，如例（22）的「王嬌蕊」、（23）的「林雪飛」、（24）的「妳（憶湄）」、（26）的「郝嘉瑤」都是女性，例（25）的「平常」和（27）的「他／你」則都是男性。這可以證明，用「情人是食物」的概念隱喻來表達佔有對方肉體或者得到對方的心意等意思，當中進食動詞的施事者和受事者都是男女皆可的。據此而論，〈甜蜜的復仇〉的「你」、「我」也確實是男女皆可的，而非只是邏輯上可能如此，這樣便又給予讀者對「復仇」和「甜蜜」的細節有更為豐富的聯想。

第二，上文提到，在「情人是食物」的概念隱喻中，「情人」的肉體和心靈都可以成為「食物」，可以對之予以「含」、「吮」、「啃」（如例 26「張口含住她的雙唇，輕輕地啃吮著」、「咬」（如例 23「賈君衍又在林雪飛腫起來的下唇上咬了一口」、「嚐」（如例 22「不知道——沒嚐過」），然後將之吞食，表達佔有肉體或得到對方的愛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進食動作又與心理學所說的「可愛侵犯」（cute aggression）行為相關。所謂「可愛侵犯」，是指人看到可愛的人或事物（以下統稱為「可愛者」）時，會產生積極情緒，繼而想對之加以「侵犯」。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大人看見活潑可愛的小孩子，會情不自禁想擁之入懷，捏捏臉蛋，咬咬小手，甚至會咬牙切齒、故作饑餓一般問他／她：「我一口吃了你，好嗎？」，等等。無獨有偶，英文也有相近的表達方式，Pappas（2013）就提到：

Ever reacted to the sight of a cute puppy or darling infant by squealing, "**I want to eat you up!**"? Or maybe you can't help but want to **pinch your grandbaby's adorable cheeks.**¹¹⁰

Aragón et al.（2015：262）中也有以下的句子：

（28）If I am holding an extremely cute baby, I have the urge to **squeeze his or her little fat legs.**

（29）If I look at an extremely cute baby, I want to **pinch those cheeks.**

（30）I am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will tell a cute child "**I could just eat you up!**" through **gritted teeth.**

一般而言，這些「侵犯」行為純然是愛意的表達方式，毫不血腥，不會對「可愛者」造成傷害。中、英文這些表達方式也說明「可愛侵犯」行為既可動之於手，也可宣之於口，甚至要把「可愛者」吞食而後快，以表達對「可愛者」的喜愛之情。再者，英文的短語動詞「eat up」除了表達進食行為「吃完」、「吃掉」，還可引申出新意，表達「to like something so much that you want to hear or see more」¹¹¹ 或者「to enjoy (something) greatly」¹¹²，也從側面反映出進食行為與「like」、「enjoy」等心理活動密切相關。

「可愛侵犯」除了施於小孩子身上，也可在與「情人」打情罵俏之時派上用場，因為「情人眼裏出西施」，「情人」也必然是「可愛者」，令人喜愛。¹¹³ 上文例（27）所引〈男人〉歌詞，

¹¹⁰ 引自 Live Science 網站，<https://www.livescience.com/26452-why-we-go-crazy-for-cuteness.html>（2024 年 10 月 7 日瀏覽）。

¹¹¹ 《麥克米倫高階英漢雙解詞典（Macmill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北京：外語教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43。

¹¹² 《韋氏高階英漢雙解詞典（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7 年），頁 681。

¹¹³ 例如，上文注 97 所引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佟振保眼中的「情人」（調情對象）王嬌蕊正具有「可愛」的特點：「她彷彿是個聰明直爽的人，雖然是為人妻子，精神上還是發育未完全的，這是振保認為最可愛的一點。」

說那男人「傻得像個小孩／卻很可愛」，所以要「我開始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吃掉你」，正是「可愛侵犯」施於「情人」的上佳例子。

此外，中文的進食行為經常用於表達愛情的某些情況，也與心理有關。例如，用「咬」的方式表達愛意或以示喜歡。從上文第三節例（10）所引《倚天屠龍記》第34回可見，趙敏曾先後「咬」了張無忌兩次，一在手背，一在嘴唇，洩憤之餘，亦旨在留下傷痕，不讓張無忌把她忘記，從而表達她對張無忌的愛意：

（31）趙敏拿起他手來，撫著他手背上的疤痕，輕聲道：「這是我咬傷你的，你武功再高，醫道再精，也已去不了這個傷疤。你自己手背上的傷疤也去不了，能除去我心上的傷疤麼？」雙臂摟住他的頭頸，在他唇上深深一吻。〔……〕突然間趙敏用力一口，將他上唇咬得出血，跟著在他的肩頭一推，反身竄出窗子。¹¹⁴

上文所引例（23）「賈君衍又在林雪飛腫起來的下唇上咬了一口」也是如此。又如，上文所引例（21）茅盾〈虹〉，寫張女士可愛得令梅行素想「吻她幾下，或是咬她一口」，以示喜歡：

（32）她那臨去時的斜擲過來的眼波，嫵媚，深沉，而又尖利，似乎含蓄著不盡的餘意的，卻常使梅女士感到悵惘，很想拉回這位古怪的小姑娘來吻她幾下，或是咬她一口。¹¹⁵

準此而言，在〈甜蜜的復仇〉中，「我」在「老的時候／下酒」時，通過對「你（的影子）」予以咬齧、咀嚼、吞食等進食行為，大快朵頤之餘，同時也是在進行「可愛侵犯」，表達「我」對「你」的喜愛之情。

第三，「下酒」的過程所隱含的咀嚼、回味等進食動作，又與人的精神活動密切相關。請看《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對以下三個詞的訓釋：

咀嚼：①用牙齒磨碎食物。②比喻對事物反復體會：詩句的意境，耐人～。¹¹⁶

回味：①食物吃過後的餘味：～無窮。②從回憶裡體會：我一直在～他說的話¹¹⁷

反芻：①偶蹄類的某些動物把粗粗咀嚼後咽下去的食物再反回到嘴裡細細咀嚼，然後再咽下。②比喻對過去的事物反復地追憶、回味。¹¹⁸

由此可見，這些詞不約而同都引申出對事物或事情的體會、回憶、思念等意思，表達人的精神活動。在文學作品中，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例如：

（33）她咀嚼著母親的話，回味著母親的話，在極度的懊悔和五臟翻騰的痛楚中，衝口而迸出一聲呼喚：『媽媽！我的母親！』。（瓊瑤《幾度夕陽紅》第23章）¹¹⁹

（34）種豬和杏胡早早關門拉燈睡覺，我也坐在我的床上反芻著，一邊擦架板上的皮鞋一邊想孟夷純。（賈平凹《高興》第47章）¹²⁰

¹¹⁴ 金庸著：《倚天屠龍記》，第四冊，頁1383。

¹¹⁵ 茅盾著：《虹》，頁129。

¹¹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頁704-705。

¹¹⁷ 同前註，頁581。

¹¹⁸ 同前註，頁360。

¹¹⁹ 瓊瑤著：《幾度夕陽紅》（北京：作家出版社，1990年），頁338。

¹²⁰ 賈平凹著：《高興》（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0年），頁242。

（35）我思念你，／在夢中咀嚼你的名字。（蘇叔陽〈給妻〉第三節）¹²¹

據此而言，「我」在「老的時候／下酒」時，也可以咀嚼「你」的一言一行，回味「你」的一顰一笑，細細把往事追憶一番，表達思念之情。¹²²

總而言之，「我」以「你的影子」這「食物」來「下酒」（飲酒食菜），表達了佔有身心、喜愛、思念等情感，這些情感也是令「復仇」變得「甜蜜」的重要因素。

七

在上文所引〈只因為年輕啊〉中，張曉風問道：

笑罷的學生能聽得進結論嗎？——只因為太年輕啊，愛和恨是那麼容易說得清楚的一個字嗎？

那些笑罷的學生或許會一臉自信、兩眼炯炯地答道：「張老師，『愛』和『恨』是兩個字，不是一個字啊。您說錯啦！」

不錯啊，不錯啊，這明明是兩個字，怎麼卻說是「一個字」呢？這簡直與「甜蜜的復仇」同樣「矛盾」啊！錢鍾書〈論快樂〉說：「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¹²³ 只是此「玩笑」令人愛恨交織，苦樂參半，未免開得太大了。幸好笑罷的學生是初生之犢，入世未深，還不明白「情」之為物，就是這樣「矛盾」，所以仍聽不進人生這個「玩笑」，對愛情仍有浪漫的遐想，可以暫時免於苦楚。

不錯啊，不錯啊，他們確實是太年輕，年輕得讓人羨慕，叫人妒忌啊！



¹²¹ 蘇叔陽著：《蘇叔陽文選·詩歌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5。

¹²² 例（22）至（27）的「吃」雖然也隱含咬齧、咀嚼、吞食、回味等進食動作，但因為「吃」是在當下進行的，而非「老的時候」，所以都不表達思念之情。

¹²³ 錢鍾書著：《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頁 22。